

Fáng Yì
Rìh Cháng

陪你到最後

撰文：陳又津



我們會耐心等她醒來，
帶她回家。

防疫日常...
跟最好的自己相處 2

“

”

謎咕從手術房出來的時候，全身被綠色包巾裹著，像個初生的小嬰兒——雖然我養她的時候，她已是個一歲多的成貓。但在我的想像中，這是生命最初的畫面。診所的醫護人員說，貓咪的麻醉還沒退，要注意聽她呼吸，如果卡痰了或有任何不適，就立刻請他們處理。謎咕的呼吸像是人類重感冒會發出的聲音，眼睛滲出止不住的血水。事實上，手術的時間比預定還久，但總算是完成了。動物在這裡沒有手術恢復室這種地方，只有我們的臂彎，但沒關係，我們會耐心等她醒來，帶她回家。2021年4月中

旬，謎咕左眼上方有小小的腫塊，但沒有任何異狀。為了保險起見，還是帶到家附近的診所，花了2週的時間沒有好轉，也找不到原因。5月初，轉診到動物眼科診所，當時雖然是初診，但覺得不能再拖了，就請醫生直接採樣，看著她和助手剪開貓腫脹的上眼瞼，再用比頭髮還細的線縫合，謎咕全程都很鎮定沒掙扎，頂多是把折起來的貓手，翻轉過來擱桌上。化驗結果是良性。然後，2021年5月，臺灣的疫情爆發了。

醫生寄眼藥水到家裡，我們學著餵藥、餵水、點眼藥水……，但腫塊一直沒消。回診的時間也因為疫情升溫而延宕了3週。到了6月，因為前面去錯診所，回診又得面對群聚，我們決定趁貓咪有體力的時候儘早開刀，做了超音波、血液檢

查，評估13歲的老貓能否承受接下來的手術及麻醉，但開刀房已經要排到1個月後。7月7日的這場手術，目的是清除眼睛上方腫塊。只不過開完刀後，醫師宣布，切下來的部分經過化驗，是T細胞型態的淋巴細胞瘤。

就算做了所有能做的檢查，還是到了最後一刻才找到謎底啊。

「如果在她有生之年，這個細胞瘤長得很慢，那是最好的。」醫生為我們設想最好的劇本，也留下謎咕完好的眼睛。不過腫瘤變化難測，我們必須從眼科轉到腫瘤科。疫情期间，大型教學醫院人數降載，私人診所幾經變動，約診都是3週起跳，我們再度展開漫長的等待，也有朋友的貓在這段期間過世了。

「我們再度展開
漫長的等待
也有朋友的貓在這段期間
過世了。」

房間貓思樂網

這時候，瞇咕在想些什麼呢？

眼睛會痛嗎？看得清楚眼前的景物嗎？想吃油油香香的飼料、肉條？去外面的草地走走？還是想待在家裡吃貓草？要選擇積極的治療，還是消極的療程呢？覺得自己活夠本了嗎？會捨不得什麼嗎？到怎樣的程度，會痛苦得想放棄生命嗎？

剛開完刀那幾天，瞇咕常常照鏡子，過了幾天就不看了。眼睛應該是瞇咕最引以為傲的地方，雖然不是品種貓，但她有黃綠色的眼睛，在不同的光線下有不同的色澤。雖然我只見過翠玉白菜，沒見過多少翡翠，但對我來說瞇咕的眼睛就是翡翠了。眼頭和眼尾收得尖尖的，完美符合「貓眼」的定義。因為有瞇咕，我才發現貓的眼睛其實都不太一樣。除了眼睛，她也會收攏長長的尾巴，從不隨便掛著。後來養了另一隻貓，不修邊幅，我才知道不是每隻貓都像瞇咕這麼愛漂亮。對這麼有偶像包袱的貓，上天卻要拿走她最美的部分。

「我看過很多獨眼貓，
還是很可愛的。」

「我看過很多獨眼貓，還是很可愛的。」

好不容易排到初診，聽到腫瘤科醫師說出這句話時，我想，就算不可愛也無所謂，我們也會照顧她到最後，不會像我小時候那樣，讓父親把狗帶到遠方丟棄。但醫師這句話說不定是說給瞇咕聽，要她放心，獨眼貓一樣很美。

要摘除健康完整的眼睛嗎？就算摘了，也不見得能徹底清除癌細胞。沒有研究證實化療藥物對應眼睛的效果，就算投藥也無法追蹤。如果是瞇咕，你會希望怎麼做？要賭一把捨棄眼睛嗎？但你已經很努力了，7月開刀，8月又為了電腦斷層掃描而全身麻醉，可不是每隻貓都有條件、有時間、有體力做這些事。手術室外的我們，看著人們和動物來來往往，爬蟲類從塑膠盒探出頭來，巨大的陸龜裹著毛巾被送上推車——他的年紀說不定比人類還老？

「我以前也做過電腦斷層，」我媽說，雖然她沒有被全身麻醉，但也要有人簽切結書。「那時候你還小，你爸爸不知道在做什麼，還好有2樓的鄰居幫忙。」那是幾十年前的事了，所以我媽只記得顯影劑的針很痛，最後也沒查到她頭痛的病因。而現在，瞇咕正在做一項我也不懂的檢查。未來充滿了未知數，人類也不會知道貓真正想要的是什麼，但有一點是我們無論如何都很確定的：我們不會丟下你不管，會一起努力走到生命的最後一刻。

陳又津

新北三重客家人，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戲劇學系研究所劇本創作組。著有《我媽的寶就是我》、《準台北人》、《少女忍必烈》、《跨界通訊》等，曾獲新北市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、香港青年文學獎小說高級組冠軍等獎項。

